

沈良◎著

裸奔的 钱

资本市场，是钱在裸奔？还是你在裸奔？

两位兄弟闯荡资本江湖，十大高手创造财富传奇

看资本之手如何翻云覆雨，

为你最彻底揭开玩钱的赤裸内幕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裸奔的钱

沈良◎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奔的钱/沈良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308-08040-8

I. ①裸…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483 号

裸奔的钱

沈 良 著

责任编辑 徐 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08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040-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001 第一章 登 陆

017 第二章 雄 心

034 第三章 谋 划

056 第四章 憧 憬

082 第五章 落 魄

101 第六章 无 奈

134 第七章 复 苏

152 第八章 崛 起

176 第九章 辉 煌

190	第十章 放 荡
205	第十一章 失 落
218	第十二章 博 大
237	第十三章 真 爱
267	第十四章 回 归
287	第十五章 重 生
304	后 记

第一章 登 陆

有朋自远方来

——孔子《论语》

绝大部分期货品种的下跌趋势已经确立，韩子飞和东方俊都在做空，但遇到国庆长假，两人有了不同的想法……

“反正已经赚了4 000多万，9天后开盘即使大涨也吞噬不了太多利润，保持仓位全力做空吧，这或许是十年难遇的机会！”东方俊心想。

“首先市场目前毫无疑问处在下跌中，其次节后继续下跌的概率很大，按理说应该保有空单过节。”韩子飞还是举棋不定，“不过……”

“节后大涨也不是不可能的，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那也得考虑啊！”

“要么平掉一部分仓位，锁住一部分仓位，只留最有把握的品种？”

9天后，国内股市市场全线暴跌，期货市场更是哀鸿遍野，领

头品种——沪铜一连走出5个跌停板……

一个月后，东方俊暴赚9 000万，韩子飞也算有了30%的利润。

一年前。

2007年11月8日 广州白云机场

满怀壮志的韩子飞启程前往中国金融之都——上海。与此同时，短短三个星期左右，上证综指从6 124.04点跌至5 462.01点，随后强劲反弹至6 000点一线之后又大幅下跌至5 300多点，牛市出现暴跌，M头初现，大盘将何去何从？

“请旅客韩子飞听到广播后尽快到9号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您乘坐的由本站前往上海虹桥的班机FM9302马上就要起飞了。”

是的，他叫韩子飞。

不少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会联想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有时候各种眼神和表情都会投射过来，有惊讶、有期待、有忍俊不禁、有浮想联翩，当然也有鄙视和不以为意。

这会儿他正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厅的书店，被一本叫《货币战争》的书吸引住了。宋鸿兵写的这本书确实精彩，韩子飞在金融行业混迹多年还没有听说过拥有印刷美元权力的美国央行美联储是一家私人银行，更不知道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还可以有如此阴谋论的解释，更感慨于美国总统的死亡率竟高于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但现在他必须马上去9号登机口，不然机场的播音员又要再呼唤他一次了。

韩子飞赶紧买下这本《货币战争》，拖上行李箱快步走向登机口。

“奇怪，一般都要晚点的飞机，今天倒是挺准时的。”

韩子飞找到座位后尽快放好行李，坐下之后，继续看令他着迷的《货币战争》。韩子飞觉得这本书比他以前看过的任何一本金融理论类或是交易技术类书籍都至少精彩 10 倍。

两个小时后，韩子飞踏上了上海的土地。虽然他来过上海上百次，但今天落地后觉得特别愉悦和兴奋，甚至有想要欢呼的感觉。因为这一次落地上海滩，意味着他的金融投资公司马上就要开始运作了。从中山大学毕业 7 年后，三十而立的韩子飞终于告别了打工生涯，要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了，而这事业的起点，就是当年许文强和丁力曾经闯荡过的大上海。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一出机场，一块硕大的广告牌出现在眼前，每一个落地上海的人，首先要感受的就是上海世博的浓烈氛围。虽然现在距世博会开幕还有两年半的时间，但有关它的宣传已经全面铺开。上海，这座魅力持久的城市，正以她独特的自信和繁荣，张开双臂欢迎全球各地朋友的到来。

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上海的时代正在开启。韩子飞的梦想也即将在这座城市华丽上演。

“陈老板啊，我是韩子飞，我到上海了。”坐上 925 路公交车，韩子飞拿出手机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母亲，告诉她已到

上海，周末回无锡老家，第二个电话则打给昆山的陈老板。

“哦，小韩啊，你明天就来昆山吧，我们把投资公司的事情好好落实一下，你推荐给我的股票这段时间涨得不错，哈哈！”

“对于最近的股票不要太乐观，最好先出来一下。”

“我看不要紧，上个星期六参加一个投资报告会，那个什么首席专家还说要涨到 10 000 点呢！等你过来再帮我看看几只股票能不能进。”

“现在还是谨慎点吧。我明天什么时候到你那边比较方便？”

“明天你过来吃晚饭吧，这次在昆山好好待几天，我明天叫司机到火车站去接你。”

“我待个一两天吧，得早点回上海，租一个办公室，还要招一两个人。我明天买好火车票给你电话，估计下午 5 点多到昆山。”

“好、好，明天见，小韩。”

陈老板电话挂得有点急，韩子飞似乎听到他另外的电话响了，看来最近陈老板生意不错，只是大盘在这个点位有点 M 头的感觉……

或许是下班高峰期还没到，今天 925 路公交车到定西路站的时候才 5 点一刻。韩子飞下车后拿出地图确定自己的方位，然后拖着行李箱拐向新华路，在转弯口他就看到一家奔驰专卖店，虽然店不大，只停放了 5 辆车，但是店面的装修和灯光效果处处彰显着低调的奢华。在上海的内环内开展厅的汽车经销商屈指可数，这一展厅向路人展示了奔驰的高贵和新华路一带的富人集聚效应。

新华路 680 弄，这是一幢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老公房，总共也就两三百户人家，韩子飞半个月前来上海的时候租下了这里 3 楼的

一套 40 平方米左右的一室户的房子，房租每月 1 500 块，虽然比广州同类的房子要贵不少，但是在上海这个价格算是比较合理的，好像这种二手房的房价也要每平方米两万以上了。再说，这里属于内环，靠近延安路高架，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轨道 3 号线延安西路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韩子飞喜欢新华路两边的法国梧桐，喜欢散落于新华路上的几幢民国时期的老洋房，虽然这些与自己并不相关，韩子飞就是喜欢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富贵与情调。

或许是太累了，收拾完房间后，韩子飞躺在床上，看了会儿《货币战争》便睡着了。

2007 年 11 月 8 日 上海太华期货

期货铜价持续下跌，东方俊透支交易，操作的几个账户全线爆亏，其中 3 个百万级的账户在盘中爆仓。

“很久没有和灵儿一起在家里吃晚饭了。”东方俊停好他的帕萨特往电梯走去的时候，觉得自己这几年有点对不住白灵。他已经不记得自己上次晚上 8 点前回家是什么时候了。

8 号楼 801 室，东方俊到家门口后，伸手到手提电脑包里找钥匙，这才让他想起右手的伤。刚刚在办公室用拳头打墙壁的时候一开始很痛，但后来就麻木了，现在这只手似乎回过神来，手背的皮肤碰到包的内侧，钻心的痛。

餐桌和客厅的茶几上都放着花瓶，里面的百合花散发出来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家，东方俊心里一暖。走进书房，打开电脑，虽然一天的行情已经过去，但东方俊还是会习惯性地看看各个期货品种当

天的走势，更何况他对今天的行情是多么不甘心！电脑启动的时候，东方俊心头涌起一股对白灵的愧疚感。当年，白灵的优雅与美丽令他倾倒；成为他的妻子后，更是常常带给他惊喜与感动。能和白灵在一起，我确实很幸运……另外，似乎还可以向白灵的老爸借点钱，我相信我很快就能赚回来的！

因为很久没有清理电脑，电脑桌面上密密麻麻排满了各种文件和快捷图标，其中有三个期货行情软件图标：文华、彭博和富远，还有七八家期货公司的下单软件，另外还有一家证券公司的行情和下单集合软件的图标，不过东方俊已经很久没有炒过股票，连自己的股票账号和密码都忘了。

东方俊点开彭博，看到首页一片绿色，自责和后悔很快又涌上心头，他的拳头朝电脑桌上重重地砸下去，似乎又忘记了他的手还处在伤痛之中。

“妈的！什么破行情，中国的消费带动这么大，铜居然会跌成这样，难道那几家铜的生产商开始大面积抛空了？真他妈人算不如天算，我怎么就没有提前打听打听消息呢？”

“也可能是有个主力伙同这帮生产商故意砸盘，逼我们这些多头出场！”东方俊暗自悲叹道。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东方俊打开铜的主力合约，看着近三个月的日K线图：“我他妈也是个傻逼，做多的点位这么好，明明已经赚了50%了，居然跌下来还要死扛，技术面早就是空头了，不去做空至少也不能留着多单啊！下次再这样管不住自己，索性把手指砍掉！”

东方俊看着电脑足足发呆了10分钟，电脑屏幕跳成屏保程序：

“爱老婆！交易严格执行规则!!!”这句话开始上下左右来回跳动，这是他一年前设置的屏保。看到这句话，东方俊恶狠狠地暗骂自己。

处理后事吧，东方俊无奈地想。

三个手机，东方俊在下午3点前就已经关掉了两个，只有用来和白灵还有父母、亲戚联系的那个还开着机。他打开那两个已关机手机的电池盖，取出电池和SIM卡，从抽屉里拿出两张新的电话号码SIM卡，掰下芯片装进手机后开机。“新的生活现在就开始，道路还是光明的，我的第一个亿元迟早会到来！”东方俊习惯性地为自己打气，并庆幸地偷笑：“幸好没有把第三个手机的号码告诉客户，也没有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否则我就永无宁日了。”

这年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留一手恐怕也活不到今天。这就是东方俊在圈子里坚持说自己没有结婚，并且从不带同事、客户到家里的原因。在倒霉的时候，他总要保护自己，更要保护妻子白灵。

“好了，清理QQ！”东方俊似乎轻松了一些。

QQ号码一登陆，三四个小头像就跳动起来，质问、谩骂、讽刺的话迎面扑来，最狠的是那个自称身家数亿的南通开发商陆天成，他的秘书竟然在QQ上留言要灭了东方俊。“真他妈的没素质，土老板就是土老板，连100万都亏不起，不用100万去搏一下，怎么赚1000万、1个亿呢！”

把10多个QQ号码设为黑名单之后，东方俊又把自己的QQ设为不接受其他人加为好友。无意间，他点了“同学”这个群组，下拉的列表中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眼帘。

韩子飞——这个大学时代的挚友，这个中山大学“伶仃诗社”的副社长，这个读书时和他一起帮一家广州的小公司设计财务软件的合作伙伴，这个毕业后和他同时进入广州银星证券工作的好哥们，他的QQ签名居然是“满是霓虹的上海滩啊！我的金融帝国”。

难道这小子到上海来了？从手机通讯录里翻出韩子飞，这个电话至少5年没有打过了。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手机铃声越来越响，韩子飞勉强睁开眼睛。

“您好！”

“韩公子，你到上海啦？”大学时代因为几首破诗，更因为名字的缘故，韩子飞赢得了“韩公子”的美称，东方俊一开始喜欢叫他“文学家”，后来有时也随波逐流改口称他为“韩公子”。

“您是？”韩子飞觉得很奇怪，这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居然开口就是“韩公子”。

“我是东方，东方俊！”

“东方？！”韩子飞一下子清醒过来，“我以为你消失了呢，你的电话2003年以来就没有再打通过。”

“我从广州到上海后就换了电话号码，不过我一直存着你的号码！你是不是来上海了？”

“是啊，我今天刚飞到上海，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快？”韩子飞更是惊讶了，坐了起来，“还说一直存着我的号码，你小子这么多年都不和我联系！这几年都干啥了？”

“还能干啥呢，还在做金融啊，一到上海我就转做期货了，这玩意比股票好，赚钱容易。你来上海是不是有大事要做？”东方俊一想到韩子飞的 QQ 签名就隐约感觉到他要在上海干番大事业。

“你怎么又知道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要开一个投资公司，做点股票投资啥的。”

“哈哈，明天有空见个面吧，咱们哥俩好久没见了，你开投资公司的话，没准我们还可以搞点合作。”

“可以啊，我正愁着没人帮我呢!” 韩子飞突然觉得如果能与东方俊合作，在上海的起步可能会快一些，毕竟东方俊在上海已经 5 年了，而且他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又从事了 7 年金融，“那我们明天中午在新华路见面吧，这一带你熟吗？我现在住在这一带。”

“熟啊，上海没我不熟的地方，你定一个饭店或喝东西的地方吧，我明天去找你。”东方俊虽然不知道韩子飞说的投资公司会有多大规模，但总是个机会，即使没机会也可以叙叙旧。

“那就明天中午 12 点在新华路定西路口的唯尚咖啡见吧，我下午还要去昆山，时间不能定太晚。”

“那就 11 点见，如何？”所有的单子都已经被迫平仓了，东方俊第二天不用看盘，他觉得早点见面也好。

白灵总是那么楚楚动人，即使在小区里也有不少回头率。今天她一袭白色连衣裙，裙子很长，下摆一直到脚踝处，脚上是一双红色的中跟鞋，上身套了一件淡灰色羊毛背心，用一颗红色的水晶胸针别住，微卷的披肩长发随风而动，路人似乎能闻到她的体香。她

左手拎着淡蓝色的手提包，在小区昏黄的路灯下优雅地走着，眉宇间散发出一种安静而略带忧伤的气质。

打开门，白灵看到坐在客厅红色沙发上看杂志的东方俊，有点喜出望外。“阿俊，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想陪老婆吃饭啊！今天我下厨，做红烧肉、黄瓜炒蛋和香菇青菜，现在就开工。”

“冰箱里还有点干贝和冬瓜，我也来做个汤吧！”微笑的白灵更生妩媚。

“你的手怎么了？”白灵看到东方俊浮肿而又带着血色的右手，慌乱地捧起来，轻轻抚摸。“疼吗？”她抬头看着东方俊，眼神里夹杂着心疼和些许质问。

“不疼，没什么，不小心碰伤的。”东方俊赶紧挣脱开来，不敢看白灵的眼睛，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我去厨房了，你看看电视，我很快就好。”

“我去帮你洗菜吧。”白灵担心东方俊受伤的右手。

半个小时后，热腾腾的四个菜就已经在餐桌上了，东方俊还取出一瓶2003年的红酒。夫妻俩品着红酒，吃着刚烧的饭菜，似乎又回到了热恋期。

虽然不是浪漫的烛光晚餐，白灵依然觉得很开心。丈夫爱她，这一点她从来没有质疑过；但是在近两三年的时间里，因为丈夫的工作和应酬，她已经很少被如此感动过。而今天的东方俊却是如此可爱，白灵轻轻地晃动酒杯，带着浅浅的微笑，深情地看着对面的男人——这个她经常心疼到害怕失去的男人。

“吃东西啊，怎么傻看着我呢！”

白灵小小的发呆被东方俊打断，抿嘴笑了。

“灵儿，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东方俊整理了一下思路，伸出左手抓住白灵的手，“我的贸易公司这一年来生意都还算能接上，只是做的单子都比较小，利润出不来，上海的房租和其他成本又比较高，目前都只能是盈亏平衡而已。”

“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是这样的，贸易公司这边最近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订单，但公司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运作，我想能不能向你爸借一点？”东方俊说到这里突然觉得另一件事也可以一起说，“另外，我在广州读书、工作时的哥们韩子飞，你也认识的，他这几年在银星证券做得不错，现在也到上海来发展了，他要开一个金融投资公司，我比较看好他，想要入点原始股。”

“这两件都是好事情，”白灵觉得东方俊这几年工作很辛苦，有时候眼看着他为一些事情烦躁也帮不上忙，心里总是酸酸的，“前几天和爸爸打电话他还专门问到你公司的状况，他应该会帮你的。你这边需要多少钱？”

东方俊听到白灵这么说，又有些不忍：“50万到300万都可以，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

“吃东西吧，别想工作的事了。我明天就和爸爸说一下。”

“桐庐人家”这家餐馆韩子飞之前到上海出差时吃过两次，有几道野味不错，招牌菜萝卜骨头汤更是一绝。韩子飞右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左手拨弄着筷子，听到隔壁两桌的人似乎都在谈论股票投资，右边那桌似乎还有两个人为某只股票能涨多少争论了起来。

在股票有了明显赚钱效应的年代，在全民皆股民的年代，餐桌上的话题已从房地产转变为股票，只是这轮下跌已让不少人的话语中多了份感叹或埋怨的意味。

韩子飞买完单，推门出去，11月初的上海有点凉意，街上的人都已穿起外套，有的甚至还穿了大衣。韩子飞走了一段飘着梧桐落叶的新华路，很快就回到了临时的家。一到家，他又拿起《货币战争》，贪婪地看了起来。

一口气看完这本书已经是凌晨4点了，韩子飞居然没有太多的睡意。趁读完《货币战争》之后尚留在脑海中的万千感慨，韩子飞打开手机电脑，写下一篇《如果美元时代终结》发到博客上。这时，时间已经接近凌晨5点了，再怎么才思云涌也得压制一下，明天中午还要见东方俊，睡觉吧。

韩子飞穿着战国末期士大夫的宽大衣服，头上戴着青铜发冠，脚上穿着笨重的靴子，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拼命往前跑，嘶喊着：“雪儿，雪儿，你别走！”

前面是一辆马车，车轮滚滚翻起干燥的黄褐色尘土，雪儿撩开帷子，已经哭成泪人：“韩哥，你别追了，你追不上的。”

穿着这身行头跑步肯定是跑不快的，要追上马车更是不可能，韩子飞眼睁睁看着马车越走越远，还想加快脚步，不料被石头一绊，正面摔倒在地。挣扎着抬起头，马车已经在尘土中离开了视线，他无能为力地喊着：“雪儿！雪儿！”

韩子飞感觉一阵心痛，从梦中醒来，眼睛湿润了。他自言自语